

中原考古系列

考古开封

刘春迎 /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原考古系列

考古开封

刘春迎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开封/刘春迎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81091 - 500 - 2

I. 考… II. 刘… III. 考古调查 - 开封市
IV. K87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739 号

责任编辑:刘坤太

封面设计: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 - 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419 千字

插 页 1

印 数 1—1500 册

ISBN 7 - 81091 - 500 - 2/K · 412

定 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刘春迎，河南杞县人，1968年1月生，198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现任开封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长年工作在古城开封文物考古工作第一线，致力于北宋东京城、开封地方史志、开封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北宋东京城研究》、合著有《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等论著，并在《考古》、《文物》、《中国历史文物》、《史学月刊》、《河南大学学报》、《中原文物》、《华夏考古》、《江汉考古》等国家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30余篇。曾获得“第三届开封市优秀青年社科学术骨干”、“开封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第四届开封市十大杰出青年”、“第六届开封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河南省文化系统文化先锋”、“第一届开封市拔尖人才”、“开封市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系开封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开封市文物保护、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序

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古都,从战国时代的魏国,到五代的梁、晋、汉、周,到北宋和金,先后有七个朝代在此建都。除此之外,汉代是梁孝王的封地,隋唐时期是国之重镇汴州城,明代是藩王周王的封地,以后一直是河南的首府。这座城市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明,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个城市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有几度兴衰,这个城市在我国文明史中做出过哪些独特的贡献,为什么会被选作首都,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有什么重要的位置等等,都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

研究历史,包括城市史,一是要靠文献资料,正史、野史、笔记、诗词歌赋甚至民间传说等等;二是要靠历史文化的遗存,地上、地下的文物来印证。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描述,得出科学的结论。有关开封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仅靠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补充和验证文献之不足乃至缺失。近年来,开封的文物工作者对开封的历史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包括对启封古城、魏大梁城、唐代汴州城,北宋皇城、内城、外城、明周王府、宋代金明池、宋明时期的州桥、宋代开封城内外的几条主要河流的故道等等,进一步验证了文献的记载,给出了更加准确和感性的描述。特别是经过他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开封城摺城的历史真面目已经揭开了面纱,这个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世人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开封的考古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已经以出版物的形式,陆续公诸于世。

刘春迎同志一直致力于开封的考古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取得了很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又大量地研究了有关开封的文献资料,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把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更全面、更生动、更具体地为我们描述了开封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城市面貌,使我们对开封城摺城现象,对开封历史文明的叠压,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我想,他的这部《考古开封》对于希望研究开封、了解开封的读者是一本理想的读本。

春迎同志的这部书,我读来觉得如下几方面颇有兴味。一是,对开封城的历次兴衰能从多角度去进行解读。比如,魏大梁城为什么能成为战国时代的一大都市?本书从大梁城的战略位置、自然条件(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设)、政治措施等诸方面进行解析,并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说明,让人感到很切实。隋唐以致北宋,开封的逐渐兴起,终于成为首善之区、世界上最繁华的、最发达的都市,本书对这个过程的诸多因素也分析翔实而真切。其次,这本著作,对开封城历史面貌的描述尽可能地追求全面,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城池位置的变化、城门的设置、城中的主要建筑、河道桥梁、寺庙园林等等都有考证和描述,使读者对古城的风貌有宛然在目之感。同时,读完全书,对某一方面的变化沿革也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线索。比如,开封的城墙史、开封的水系史、开封的宗教史、开封的园林史等等,也似乎都能自成体系了。其三,这部著作把历史文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考古的新发现以及自己的研究探索结合得比较密切、自然,阅读的时候有浑然一体之感。尤其是作者行文中,引用了相当多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补史料之不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少一些纯学术的刻板面孔。

春迎同志的这部著作即将出版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有这么一点感想,说不上是对著作的评论,就算是门外文谈吧。

张家顺

2006年6月于开封市人民政府

前 言

开封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著名的古都。战国时期的魏(公元前 364 ~ 前 225 年), 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 ~ 960 年), 北宋(960 ~ 1127 年)和金代后期(1214 ~ 1233 年)都曾在这里建都, 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特别是北宋时期, 经过长期的营建, 使这座名震四方的京师成为“人口上百万, 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 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而, 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如梦如幻的繁华岁月之后, 古都开封一步步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中一段令人神往的路程。由于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水患的吞噬等原因, 特别是金元之后, 滔滔的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将古代的开封城连同其昔日的铅华淤没殆尽, 深深地掩埋在了地下数米乃至十数米之深。同时也由于这些古城址地下埋藏深、历代的城址互相叠压且堆积杂乱、今开封城地面以下淤沙层堆积厚、地下水位高等原因, 给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因此, 长期以来, 开封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有古难觅”之地,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这里也确未开展过任何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 开封的城市考古始终是一个空白点。人们只能通过文献来追忆开封昔日的繁华, 对古代开封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史籍上, 而古人对开封历史支离破碎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描述, 又造成了史学界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诸多争议, 从而也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深入研讨。

长期以来, 开封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开封城, 城摞城, 地下埋有几座城”的谚语。是的, 在今日的开封城这块神奇的土地之下, 确实存在城下城, 而且是城摞着城。然而, 在过于漫长的岁月里, 这些古城却一直在沉睡中, 人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它们唤醒。这些沉睡的神秘古城, 很久以来没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和关注。甚至就要因为它们的默默无闻而被历史长久地遗忘了。即便是对于热爱开封古城历史和热衷于开封古城研究的人们来说, 长期以来, 也只能是通过文献、史籍来点点滴滴地了解它们, 而无法真正走进它们的神秘王国, 亲手去触摸它们。开封城下城, 几乎成了千古之谜! 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开封人心中的一个难以割舍的梦! 咫尺而天涯, 让人魂牵梦绕。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到20世纪80年代,沉睡的古城被唤醒了,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1981年的春天,对于古城开封的人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春天,对于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更是一个美好而难忘的春天,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他们亲手拉开了开封“城下城”考古的帷幕。

1981年春,开封市园林部门在开封旧城区东北隅的龙亭东湖(潘湖)湖底清理淤泥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明周王府和北宋皇宫遗址的部分遗迹,从而揭开了开封城市考古的帷幕。之后,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20余年的艰辛努力,已相继调查、勘探和发掘了清代的开封城遗址;明代开封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遗址;金代开封的部分皇宫遗址;北宋时期东京城的外城、内城和皇城遗址;唐代的汴州城遗址等多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同时还利用航空遥感、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对战国时期的大梁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试验研究,已基本搞清了不同时期开封古城址的所在位置、分布范围、城的基本结构和城内的基本布局等,正在逐步揭开开封城下城的神秘面纱,为研究古代开封城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北宋东京城的考古,更是收获颇丰,不仅已搞清了其三重城垣的位置,而且还探明和发掘了东京城的朱雀门、南薰门、新郑门等多处重要的城门以及城外金明池和城内州桥、汴河、蔡河、御街等一大批重要的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开封的城下城考古不仅一直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而且其成果一经披露,也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的极大兴趣。2002年2月,新华社就曾以“专家称开封‘城摞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为题在国内各大报纸上对开封地下的“城摞城”奇观进行了专题报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当时的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之后,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走进科学》栏目,浙江电视台《真情档案》栏目,河南电视台《中原焦点》,《河南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先后对开封的地下“城摞城”现象进行了介绍。《开封日报》更是以其独具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开封城下‘城摞城’揭秘”为题进行了长篇的报道。该报道中称:“‘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个一直流传在开封民间的神秘传说,终于被20年来的考古工作所证实。开封地下3~12米深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两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还对开封城下城的考古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如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曾激动地说:“‘城摞城’现象在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考古材料证明。考古工作的手段更新和学术研究的进步,才使‘城摞城’遗迹揭示得如此清楚和准确。……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的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开封“城下城”、“城摺城”的消息一经报道,很快就引来了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古城开封,更是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对于开封“城下城”、“城摺城”的说法,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对一些不太了解开封考古情况的人们来说,可能会在认识上产生一些误区。他们想像中的开封“城摺城”,应该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开封城至今还完好无损地摺在一起,包括不同时期的宫殿建筑、不同时期的城门、不同时期的街道、不同时期的民居等等。近年来,笔者无论是在接受新闻部门采访或是在生活中与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就了解到有不少人对开封“城摺城”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对开封“城摺城”的说法提出了质异。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城摺城”和一些人所理解的“城摺城”的确有着一定的差异,故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对开封“城摺城”的说法作一些概念上的描述和解释。其实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城摺城”,指的是通常在考古学意义上所说的地层的堆积和叠压关系,若换句通俗的话说,指的是开封历史上不同时期城址废墟中的“残垣断壁”按照时代由早到晚、地层自下而上一层一层地堆积在了一起,其间还夹杂着因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水患所形成的厚薄不一的淤沙沉积层。同时,作为开封“城下城”、“城摺城”考古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笔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开封“城下城”、“城摺城”考古发现的概况向世人作简要的介绍,以期使人们对开封“城下城”、“城摺城”能有较为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也算是对世人给予我们这项工作过多关注和厚爱的回报吧!

一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开封城下共埋有六座城池:即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唐代的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金代汴京城、明代开封城和清代开封城。这六座城池按照时代由早到晚,地层自下而上地叠压在了一起。经考古实测,大梁城约距地表12~14米深;汴州城约距地表10~12米深;东京城约距地表8~10米深;金汴京城约距地表6米深;明开封城约距地表5~6米深;清开封城约距地表3米深。

叠压在今开封城之下最深处、也是时代最早的城池,是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城。

魏大梁城不仅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而且也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国都。据《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雄心勃勃的魏惠王为了西避强秦侵扰,同时也向中原地区发展霸业,于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开封,在此兴筑了大梁城。后经过魏惠王、魏襄王等六君140年的苦心经营,大梁遂发展成为“人民车马往来,日夜不休”的名都大邑。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进攻魏国,由于大梁城池坚固,久攻不下,王贲就引鸿沟水灌大梁,大水围城三个月,最终城破魏亡。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一片,开封也自此走完

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大梁城遗址虽然至今尚未探明,但我们可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对其位置作粗线条的勾勒。近年来,我们还尝试利用航空遥感等新技术在今开封市的西北郊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测试,为今后寻找大梁城遗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另外,结合我们在河南大学新校区和河南黄河水利技术学院新校区的考古勘探材料推测,大梁城遗址约深埋于今开封城下 12~14 米处。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二座城池是唐代的汴州城。唐代,是开封城市史上又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封自秦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衰落期,到了这时,渐渐开始复苏起来,北周时将开封改称汴州。特别是隋统一后,政治安定,经济迅猛发展。而位于京杭大运河汴河段要冲处的汴州,更是得此良机,很快发展为日益繁华的“水陆大都会”,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军事重镇。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曾结伴畅游汴州城,怀古赋诗,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求,使南北朝时遗留下来的狭小的汴州城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建中二年(781 年),驻守在此地的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对汴州城进行了“重筑”。

根据《北道刊误志》等文献记载,李勉重筑的汴州城周长为 20 里 155 步,面积较现存的开封城略小。近年来,在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东西墙缺口处的勘探和对北宋东京内城北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宋内城城墙遗址下发现了唐汴州城遗址。残墙距地表深 10~12 米,残宽 10 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厚约 30 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约 10 厘米的碎砖瓦层,作为城墙的基础。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三座城池,就是规模最大、蜚声中外、气势磅礴的北宋东京城。北宋东京城是在后周时期东京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来。后周时期,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日渐复苏,原来的汴州城已显得制度狭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期,遂对东京城进行了扩建。世宗扩建之东京城,周回 48 里 233 步。为了与唐汴州城相区别,号曰外城,也称新城,原唐汴州城遂被称作内城或旧城。公元 960 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城北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仍然定都开封。由于当时开封地处中原,地势坦荡,无山峦天险可守,是古代建都的大忌,因此北宋王朝除派 40 万重兵常驻开封外,还对北宋东京城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增筑和修葺。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北宋东京城共分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形成了层层套叠、壁垒森严的国际大都会的宏大气势。外城,是东京城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由于历代的兵灾水患,昔日巍峨壮观的外城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并全部淤埋于地下约 2~8 米深。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外城的形制、轮廓、范围及主要城门的位置已基本清楚。经实测,整个外城呈一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四墙全长 29120 米,合今 29 公里左右。北宋时期,外城共有城门 14 座、水门 7 座。目前已探出 10 余座,多为直门两重或屈

曲开门的瓮城门。尤其是西墙上的正门新郑门遗址,面积近2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内城,是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来的。内城的位置、形制和部分门址也已基本探明。整个内城略呈正方形,其南墙位于今开封城南墙北约300米的東西一线,北墙位于龙亭大殿北约500米的東西一线,东西墙叠压在今开封城东西墙的下面,四墙总长约11550米,其面积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略小。皇城,又称宫城或大内,位于今开封龙亭大殿前的潘、杨湖一带。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摸清了宋皇城的大致范围和形制。经实测,皇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四墙总长2500米左右。皇城共辟有六门,其中宣德门是皇宫正门,高大雄壮,威严壮丽,因是高大门楼,故亦称宣德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今开封新街口附近,探出了一处早期门址,后经勘探验证,该门址就是宣德门遗址。在大量的考古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选择重点区域对皇城遗址进行了解剖试掘,从试掘的情况来看,北宋皇城遗址又分别与金皇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这也是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又一典型例证。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不仅有三重城垣三层围护,更有四条河流横贯其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汴河和蔡河。汴河,是流经东京城的第一大河流。迄今为止,已探明了自外城汴河西水门至古州桥之间约4000米的地段,河底深约12~14米,河床宽约20余米。同时,还初步探明了汴河上的东水门、西水门、汴河西角子门和古州桥等重要遗址。蔡河,又称惠民河、闵河,是东京城内的第二大河流,北宋时期,横贯京城南部。近年来,在旧城区南部的中山路至迎宾路之间的東西一线探明了其一段遗迹,河底距地表深约11.5米,河床宽近20米,探明长度约800米,同时还基本上界定了其上的著名桥梁龙津桥的位置。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四座城池为金代的汴京城。靖康元年(1126年)的宋金战争之后,北宋王朝轰然崩溃,统治大宋赵氏政权的南宋王朝,只好退守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江淮以北的中原诸地从此更鼎易主,落入金人统治。金人立国期间,都城曾几易其地,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后称海陵王)和金宣宗(完颜珣)二帝还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废帝曾在汴京大肆营建宫室,史称金故宫或汴故宫;金宣宗时期曾在汴京“再筑子城”。金汴京皇宫是在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宫的旧基之上加以改造、扩建而来的,范围已扩至“九里三十步”;金宣宗时期的“再筑子城”实际上就是对原北宋东京内城进行展筑。通过金人对汴京城的营建,使金代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城与宫城正式分离,宫室制度更趋完善。为探明宋金城牆的结构和叠压关系,我们曾在宋内城北墙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金皇宫北墙叠压在明周王府萧墙遗址之下,其下又叠压着宋内城北墙遗址。金皇宫北墙距地表深4.15~4.45米,残存厚仅有0.3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较上层的明代城牆松软,很难看

出明显的夯筑痕迹。夯层夯窝亦不明显。城墙底部铺垫有一层厚约 5 厘米的砖层,均为残青砖。墙体内出土的主要包含物有:宋白釉瓷片、汝窑瓷片、绿釉及黑釉瓷片、唐民窑白釉瓷片、粗布纹瓦片和灰色带花陶片等。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五座城池是明代的开封城。明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遣大将徐达攻下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号为北京,开封前后又做了 10 年的陪都。由于明初朱元璋曾意欲迁都开封,因而曾在北宋东京内城和金汴京城的基础上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增筑。除墙体仍为夯土外,城墙外表全部用砖垒砌,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砖城。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朱元璋封第五子朱橚为周王,领地开封。翌年,在宋金故宫基础上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周王府。周王府设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墙,萧墙为其外围城墙,系在金汴京皇宫皇城的基础上加高建造而成,周回 9 里 13 步。紫禁城则是在宋故宫基址上建造而成,周回 5 里,是周王的活动中心所在。考古勘测表明,明代文化层距现地表下约 5~6 米深。明开封城墙叠压在宋内城和金汴京城之上、清开封城之下。明周王府萧墙遗址平面基本呈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南墙约位于今开封东西大街一线,东墙约位于南京巷、开封二十八中学南北一线,西墙约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北墙约位于开封市体育场东西一线,周长约 5310 米。明周王府萧墙大部分至今保存完好,淤埋于地面下 3~5 米深。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与宋东京皇城的位置与范围完全一致,据探测,今午朝门以北龙亭大殿以南,包括潘杨两湖的区域便是紫禁城遗址所在地。皇城为一东西较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 2520 米。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的城墙解剖情况看,发现城墙分为两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相互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确系利用宋皇宫旧基建造而成。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最上面一座城池,即第六座城池为清代开封城,平均距地表深 3 米左右。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明末那场特大黄河水患,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至康熙元年(1662 年),清政府对开封城进行了复建。这次复建,主要是在明代城墙基础上进行加高重筑,城市格局尚无大的变化。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开封又一次遭受了黄河特大水患,大水围困开封城 8 个月之久,开封城墙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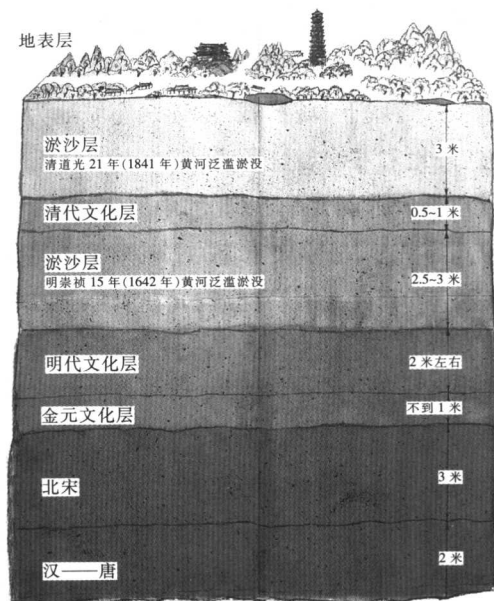


图 1 开封城下城地层剖面示意图

遭洪水冲刷而再次破烂不堪,并淤埋了3~4米高的墙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又再一次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修葺,本次修葺之后,就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开封城墙。另外,清代开封城的格局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开封城内龙亭以北,出现了一座满城。2000年5月,我们还在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地层上下叠压,时代早晚不同,修筑方法和形制也各不相同的三层马道遗址,这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宛如“叠罗汉”,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地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也再次为“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更为确凿的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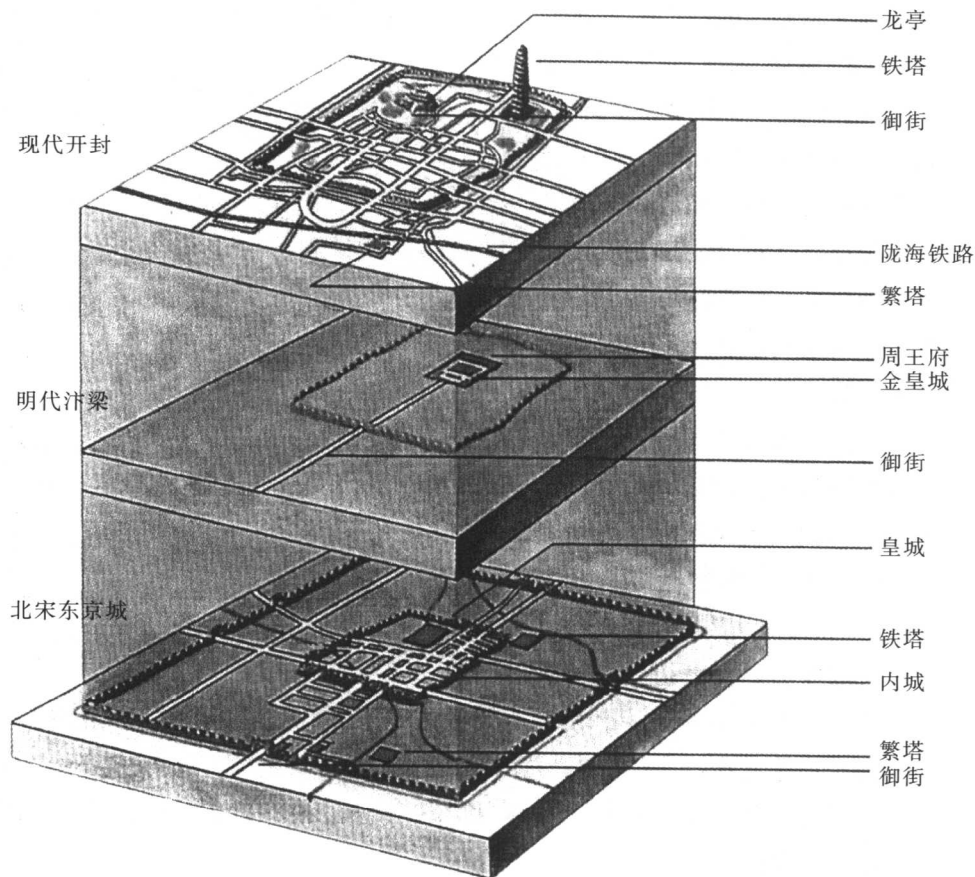


图2 开封城下城示意图

二

通过对开封地下历代的古城址进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察不难发现,若和我国其他的古都或古城相比,今日开封城下埋藏着的古代开封城址明显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城摺城 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都城由于兵火战乱城毁国亡等原因,都是抛开了旧都城,另选新址营建新都城,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明清北京城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都城,其遗址与今日的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址均不是在一处完全相同的位置上,而是要么局部相重叠,要么相毗邻,要么相距数公里乃至数十公里。而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燹水患,但基本上都是在旧城址上屡淹(毁)屡建,由此形成了奇特的“城摺城”现象。

二是城套城 已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时期的外城、内城、皇城、金代的汴京城、明代的汴梁城、明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清代开封城等城址,除了战国时期的魏大梁城位于今日开封的略偏西北一带、局部与今开封城相重叠以外,其他各时期的古代城址要么和今日开封城墙完全相重叠,要么其城垣的四壁互相平行,从而形成了层层套叠的态势。

三是门摺门 今日开封城墙的东门和西门仍分别叫作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就是源自唐代的汴州城。另经考古调查和历史考证,虽然已经历了 1000 余年的历史沧桑,其门址的位置较唐代也基本未变。另在今开封西大街与中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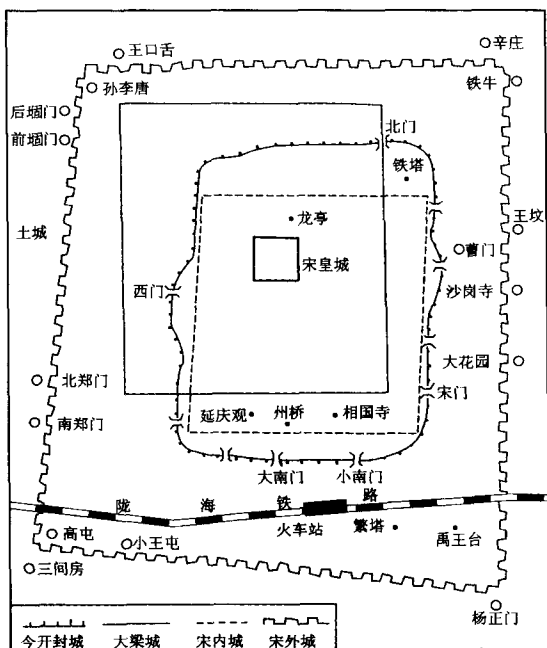


图3 开封古城垣位置演变示意图

相交汇的新街口处的文物勘探中,也发现明代的午门遗址与金代的五门(承天门)遗址、北宋时期的宣德门遗址在同一位置上下叠压。不仅如此,2000年5月,我们还在今开封城墙西门的北侧发掘出了时代由晚到早的三层古马道遗址自上而下互相叠压,更为古代开封城“门摺门”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四是路摺路 北宋时期,由皇城的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经内城的正南门——朱雀门通往外城的正南门——南薰门的大道,是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亦称御街。经考证,这条开封城古代历史上的传统布局中轴线早在唐代汴州城时就已基本形成,其后经五代时期后周的发展至北宋时期渐趋完善,以后再历经金、元直至明清,其位置始终没有移动。已经考古发现的宣德门、朱雀门、南薰门遗址均位于今日开封城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路面以下,这表明自北宋以来的千余年中,开封虽饱受兵灾水患,不仅城市的格局基本未变,甚至连城市的中轴线也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

是十分罕见的。

三

那么,形成开封城地下“城摞城”、“门摞门”、“路摞路”这些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奇特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究其原因,除了和以上所介绍的历史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等政治因素有关以外,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和开封城在古代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重大的水患分不开的。

开封历史上的第一次特大水患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久,便开凿了一条大型的人工运河,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这条运河,最后导致了魏国国亡城毁的厄运。在战国末年连年的诸侯争霸和战争兼并中,面对秦军的节节紧逼,魏国屡吃败仗,终于面临了都城保卫战的严峻时刻。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派大将王贲攻魏,遭到了大梁城军民的殊死抵抗,久攻不下,王贲乃决鸿沟之水灌大梁城,魏王在大水围城中坚守3个月,终因粮尽援绝,被迫投降,大梁城遂在大水和兵燹中化为废墟,一代名城作烟云散。王贲这次水淹大梁,也是开封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水淹城毁的悲剧,给当时的大梁城带来了灭顶之灾。汉武帝时,大史学家司马迁曾专程到开封实地勘察,“求问其所谓夷门”,面对残破凋零的大梁城遗址,司马公感慨万分,用“屠大梁”来形容这次秦魏之战,并叹之谓“大梁之墟”,给大梁做了最后的终结,不亦悲乎!千余年后,唐代大诗人高适还曾赋诗吊之曰:“魏王宫阙尽禾黍,信陵宾客随灰尘……全盛须臾哪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自此,开封城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进入了长期的衰沉期。

之后开封历史上的水患都和黄河有关。历史上的开封与历史上的黄河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开封这座城市的兴衰以及历史上其与黄河的关系的话,那就是“兴也黄河,败也黄河”。隋、唐之际乃至五代、北宋时期开封的一步走向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黄河给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丰富的水资源分不开的,然而随着金元之后的黄河改道,河床一步步逼近开封,在黄河洪水的多次吞噬和黄河泥沙的不断淤淀之下,历史上曾经几度风流无比的开封城便也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据《祥符县志》和《开封黄河志》记载: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黄河在开封县境决京东埽起,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尉氏荣村决口止,前后764年间,共决溢338处,平均两年多决口一处。据统计,在黄河的多次决溢中,开封城曾七次被淹(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其中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两次特大水患,均使开封城遭到了“灭顶之灾”。

明朝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崇祯十四年二月至次年九月,义军三次

攻打开封,官军殊死抵抗,双方在开封展开了数场激烈的战斗。明崇祯十五年,官军企图水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解开封之围。先于六月决朱家寨,又于九月重决朱家寨和马家口。溃水在开封北郊的护城堤外合为一股,决开护城堤,围困开封城。九月十五日,洪水先后冲破曹门、北门灌入,全城覆没。城内水沙淤漫,街市房舍尽被埋没,低洼处水深数丈。“波中可见者,惟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顶、周王府紫禁城、上方寺铁塔而已。”“居人溺死者十有八九,救援不及一二,叫苦连天,呼救满河,如鱼之游于沸鼎之中,可怜数十万无辜生灵,尽葬鱼腹之内。”这次洪水退后,黄水所挟带的泥沙把一座死城尽淤地下,城墙只露出水面,河流全被淤没,四城周围地貌完全改变,千里沃土,变成了无边的盐碱之带,正是所谓的“黄沙白草,一望丘墟”。这是开封自魏大梁以来的第二次特大水患,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洪水退后,城内原有的37万6千人口,幸存者仅有3万余人。从此,开封昔日的繁华、历代的经营,便连同30余万枯骨一起,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于地下了,只剩下夷山上的铁塔、繁台上的繁塔和延庆观之玉皇阁等极少数高大的建筑成为了这场特大水患的历史见证。

开封城历史上的第三次特大水患是在清代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十六日(1841年8月2日),河决祥符(即开封)上汛堡(今郊区张湾村)。入夜,水抵城下,将五门围堵。十七日早晨,城外洪水一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午后,从城东南角水门洞向城内灌水。接着,洪水突破南门,顺东、西城墙四面环绕。守城官兵慌忙关闭城门,但由于城门和水门洞不断渗水,不久城内如同湖泊,水深3~9尺不等。至十四日城墙接连蛰陷,城内官民全力守城,分别在城东、西、北三门各设砖局,每天收购民砖数十万块,仍不敷用。后又拆庙宇、扒贡院,连相国寺内的太湖石,东棚板街阴沟上的石盖板都被运到城头抢险。城内树木尽成枯桩,民间的床箔几乎用完。“危急时,巡抚跪泥淖中吁天号泣,大呼百姓助我。”这次洪水围城达8个月之久,后经大学士王鼎及林则徐等率众堵口,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1842年3月19日)合龙,开封城才得以保住。此次洪水退后,开封城变为了盆地,惠济河也被淤塞,城内积水长期排不出去,土地碱卤、井泉苦涩,遗患无穷。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每年从其中上游特别是黄土高原一带挟带来的巨量泥沙,在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以后,由于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便大量地沉淀了下来。这种现象在一马平川的开封尤为明显。据统计,受此影响开封段的黄河河床每年平均约抬高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黄河的开封段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奇观。如清代靳辅在《治河奏绩书》就曾有这样的记载:“开封之境皆浮沙,河流迅驶,一经溃决,如奔马掣电,瞬息数百丈,工程必大,而下埽更难。故前代河决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据开封黄河河务局1985年的实测,开封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当时开封龙亭公园院内的地面还要高出11.49米。历史上的每次洪水过后,在开封城所沉积下来的泥沙更厚。据近年来开封城区内的考古勘测资料可知,仅明崇祯十五年那一次洪水

所形成的沉积层就厚达3米左右,局部地区甚至厚达5米。这样,一次次无情的黄河洪水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便把开封古代历史上的一座座城池按照时代早晚的顺序自下而上深深地淤没在了地下,从而形成了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在谈到黄河与开封“城摞城”的关系时,从事过开封“城下城”考古工作20余年,历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现为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的丘刚先生曾这样说过:“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开封‘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开封‘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

时至今日,曾多次遭受黄河水患之苦的开封城墙,仍毅然屹立在历经沧桑的中原大地之上,其饱含、浸透着黄河水的一砖一瓦,似乎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证人,在向世人讲述着古城开封的兴衰。在今开封城郊内外,从地表以下所淤积的厚厚的泥沙中,人们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滔滔的黄河水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深重的灾难,给这座城市的先民们所造成的一次又一次心灵的创伤,从而领略到开封城历史的厚重。

建国以后,随着新中国政府对黄河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黄河对开封的威胁也日渐减小。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来汴视察黄河时就曾经指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如今,坐落在黄河中游之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经竣工并投入运行,它早已向世人宣告:黄河肆虐为患的日子将会永远成为历史,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更多的将是造福于我们人类!

四

形成开封“城下城”、“城摞城”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当和古代开封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水系工程、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古代人们心目中“夷门自古帝王州”、“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想理念有关。

综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大多数著名的古都在不同时期的城址位置是不同的,多因战乱兵火国亡城毁等原因,而采取了抛弃原城旧址而另辟新址重新营建新城的做法。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洛阳城以及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上述都城在建新城时有的是在原城的旧址上把位置略作它移,如北京城、南京城等;有的则是相距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另辟新址,如西安城、洛阳城等。而在古都开封,一次次的兵燹水患将原先的城市毁灭吞噬殆尽,而后来的人们便一次次在脚下的这块热土之上重建新城,这样屡淹屡建,又屡建屡淹,再屡淹屡建,从而形成了罕见的“城下城”、“城摞城”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在我国岭南地区的三朝都城广州和西南地区的巴蜀府城成都